



年轻时，有一阵子，我着迷于学日语，向往着学会日语后的种种好处：看日剧，听演歌，读推理小说，去各处旅行……

看到我那着迷的样子，父亲像是想起了什么，有一次忽然对我说：“我从前也学过日语的。”脸上露出遥远的表情。

父亲竟然也学过日语？这让我有点匪夷所思。因为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一个与外语无缘的人。爷爷走得早，父亲只读到初中，便不得不辍学谋生，到工厂里去做工，后来入党提干，直到退休，并无机会继续上学，更不用说外语学校了，他怎么可能也学过日语？

“不过一点都没有学会。”父

亲大概怕我考他，赶紧声明道：“你什么时候学的日语？我怎么从来就不知道？”

“那是在初中里。日本鬼子来了，发了日语课本，强制我们学的。”

“那你怎么一点都没有学会？”我纳闷不解。父亲从小读书成绩好，同村的同学成绩不好，于是受到了

父亲的责骂，骂起来总是“看人家全大如何如何”，嫉妒的同学把他推进河里，差点淹死……

“因为我们不愿意学啊！在学校里，日本鬼子常要来检查。只要一听到鬼子来了，先生就叫我们把日语课本放在课桌上，啊嚏唔嚏胡乱念一通；等鬼子一

走，我们就把日语课本收起来，重新学习自己的中国课本。师生们就是这样来应付日本鬼子的。”

“难怪一点都没有学会！”我恍然大悟。与此同时，却想起了父亲的一笔好字，以及文从字顺的日常文字，甚至还写“老干体”的旧诗。

我知道在当时东亚的有些地方，日本人推行日语教育是成功的，甚至“培养”出了能用日语写作的作家；但是在中国内地广大的沦陷区，却似乎并无多少人学会了日语——我在内地从未像在有些地方那样，遇到过哪怕稍懂一点日语的父辈们。这其中，那些无名的乡村教师们，也就是我父

亲的先生们，他们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他们每天都在上着比《最后一课》更伟大的课，他们在课堂上为坚守中华文明而进行着另类抗战。（琼瑶在《我的故事》里写到，她祖父和父母就是这样的教师，所以成了日本兵的眼中钉，不得不逃难进深山沟里。）

而且，这样的场景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不止一次吧？中华文明就是这样的历经劫波不绝如缕地存续下来的吗？

……

于是，我一边继续努力地学着日语，并劝后生们也好好学习日语，一边在心底里深深地钦敬着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坚持教中国书的先生们，以及不肯学会日语的父辈们。

广州番禺沙湾古镇有处“留耕堂”，堂名源于明代大儒陈献章写的对联：“阴德远从宗祖种，心田留与子孙耕”。

心田，为佛教语，将人之心喻为一块田地，内藏善与恶的种子。田地下种会长五谷菽稗，善与恶在内也随缘滋长。孟子曰：“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荂稗”，荂与稗是两种败草的名称，象征了恶；五谷代表着善。心田留与子孙耕，是希望子孙后代多

积阴德，将祖宗开创出来的“诗书世泽”代代相传，诚如正门对联所云：“小宗异大宗同钦于世世，前人修后人续享之绵绵”。欽，是尊敬、恭敬的意思。一门望族，世代都受社会钦挹。“心田留与子孙耕”七个字，浓缩了前辈的殷切期望与良好愿景。耕种好心田，要让它长出五谷，成为积善人家，而不是长出荂稗，玷污族望。

“心田留与子孙耕”是个永恒的文化主题。心田不过是一块“方寸良畴”，人人共有，但要耕好它也不易。宋代楼钥在其弟赴任前勉励道：“我家清白世相传，工部真清更有年。百口未曾营活计，一生惟喜种心田。吾方奉母耕绵上，子更移封向酒泉。兄弟凋零期自勉，只将家训作青毡”，青毡，是清贫生活的象征。高适翁则自咏道：“虚名蜗角不樱（扰乱之意）情，老木棉裘分此生。世事只随今日过，心田留待后人耕”。方回70岁时告诫11岁的儿子：“愿子于心田，及时勇耕播”“腹忆椰子大，贮书一何夥”“六经四书外，一一与探揣”。唐代吕岩也有诗云：“不负三光（指自然界）不负人，不欺神道不欺贫。有人问我修行法，只种心田养此身”。耕种好了自己的心田，便对世间一切都不辜负，修行也就到位了。

游台湾，印象最深的不是神秘、秀丽的阿里山、日月潭；不是蔚蓝浩淼深远的太平洋；不是琳琅满目、魅力四射的夜市；不是牛肉面、肠包饭、鹅血糕、大饼包小饼等美味的小吃；更不是别致、高昂的台北101大厦，而是游台的中台禅寺带来的惊异，天下佛寺，所见已多，无非砖木结构，回廊飞檐，香炉烛台，释迦罗汉而已。中台禅寺位于好山好水的埔里盆地，大巴到寺前时，我怀疑曲径通幽，禅寺或在山间深处；因为扑面而来的乃是花岗岩为主体的雄伟的现代建筑，金色的圆顶直耸云天，熠熠闪光，圆顶下的莲花及轮状装饰，让人浮想联翩。这是佛寺吗？当时绝难将眼前所见的建筑与佛寺联系。然而它就是中台禅寺的主体建筑，莲花、法轮，融入的正是佛家元素。

踏入寺门，迎来的竟是花园，有流水小桥，名花异木。桥为铜质，名结缘桥，说是大陆某佛寺所赠。桥上通过，象征从俗界步入法界，设想亦奇。踏上宽阔的石头台阶，进入正门，首先冲击视线的是顶天立地的“四大金刚”，手持法器，怒睁圆目，立于四角，从地面直抵天花板。再往上行，便是一尊慈眉善目的释迦牟尼像，无有香烟，自然不见烟雾缭绕之象，清清爽爽，已觉不凡。朝左转，赫然见一长须凤眼之神像，似曾相识，导游说，这是关公关云长。佛寺而奉关公，我觉得大有意味。佛家宗旨在一“空”字，然今日之奉佛人者，又哪里能悟“空”、尊“空”呢！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其入佛寺有所求者，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然则莫如导之以义，关公，义之象征也，人若知义，以义统利，则于人于社会都是大好事，而佛寺则变成讲人世的儒家之学堂了也。这样想时，不觉已至侧厅厅堂，厅堂正面墙上，大书中台禅寺开山方丈惟觉和尚的“中台四箴行”：对上以敬，对下以慈，对人以和，对事以慈。此四箴行，与其说是佛家义理，不如说是儒家待人、处世之道。

中台禅寺所行之道，是出世之佛，更是入世之儒也。当然，这里的儒也已非传统之儒，而是融入佛理及现代精神的“儒佛”，这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中台禅寺除了供人修佛的精舍，还办有学校与博物馆，匆匆浏览图片介绍及学校模型，知道这里的小学、中学规模不小，学生所习，首在做人，而文理、艺术、体育、外语与佛教教理相互融合，有世俗学堂所不及者，宜乎这里的学堂生机勃勃，方兴未艾呢！惟觉禅师弘法宗旨有五个面向：“学术化、教育化、艺术化、科学化、生活化”，强调自利利他，于是佛法从山林进入现代社会，变得亲切而阔大。此刻我的头脑中，突然涌出与以前大不同的“台湾佛寺”的念头。

博物馆也是匆匆一览，见到多尊印度犍陀罗、秣菟罗造像艺术，为在大陆时所未见，精美绝伦，流连忘返之际，忽闻导游的呼声，虽有所不舍，也只能道别了。

离寺后，在大巴上翻阅免费获得的禅寺所编杂志《中台山》，读到一禅修班学员的文字：舍弃对外在物质的欲望，选择“知足”；放下对工作优秀

的坚持，选择“随缘”；改变对子女严厉的要求，选择“尊重”。舍弃对外境的不舍、贪爱、执著，转而云淡风轻地看待……经过这样的调整后，事情变少了，时间变多了，花费变少了，更无需汲汲营营地为自己开辟财源。于是，心也跟着清静了……

然则中台禅寺毕竟是禅寺，它以清静心灵为务。而这种菩萨精神蕴含的也正如一种义，而与利绝无干涉，所以禅寺可以奉关公；所以如此美妙的佛家胜地（包括它的博物馆）是不收一分钱门票的。

客觉。

福来特色餐饭——咖喱鸡饭和牛尾汤。鸡，肉嫩鲜美；汤，味鲜汁浓，油而不腻。（一客饭现在人民币15元），价廉物美。福来在一楼开设特色餐厅，为市民专供咖喱鸡饭，生意兴隆。有时排起长龙。内部人员不许搞特殊，也要排队购买。这样口碑很好，秩序井然，从未发生打闹之事。

福来有几道菜闻名国内，五香牛肉、糖醋排骨、犹太咖喱鸡、罗宋大餐、罗宋汤，烹调佐料堪称一流，有人专程到福来品尝，已不作为一个

福来供应的面包，可称一绝。焦黄的小面包夹上鸡蛋色拉或鱼子酱，其味清香上口。小面包零售日销量在万只以上。

由于福来讲信誉，服务周到，坚持大众化经营方针，从1920年开业到1950年休业，一直生意不错。30年间，我父亲是福来管账先生，为人忠厚，不贪钱财，赢得上下信任。我们兄弟三人从不自吃饭店一丝饭菜。有时服务员端来一盘咖喱鸡饭，按价付款。这个家风一直坚持到现在。

明日介绍鼎鼎大名的上海老饭店。

老上海的餐馆

福来犹太咖喱鸡饭店

父亲学日语

邵毅平

静安诗草

山行 张燮璋

雾鬓云鬟忘却愁，此行岂为稻粱谋。半坡落叶竟宜醉，一壑飞泉略感忧。烟影衬谁佳句里，好风吹我及时游。眼波欲逐川流去，雁字空留天尽头。

新春 王明明

昨夜还曾倚我门，捧将新雪种芳盆。应非今日花间蕊，应是去年枝上魂。幽谷寒林疏漏月，香闺素手淡留痕。樽前小试红盐味，独向西窗剪烛昏。

咏梅 范欣衡

静安诗草

山行 张燮璋

新春 王明明

咏梅 范欣衡

雾鬓云鬟忘却愁，此行岂为稻粱谋。半坡落叶竟宜醉，一壑飞泉略感忧。烟影衬谁佳句里，好风吹我及时游。眼波欲逐川流去，雁字空留天尽头。

昨夜还曾倚我门，捧将新雪种芳盆。应非今日花间蕊，应是去年枝上魂。幽谷寒林疏漏月，香闺素手淡留痕。樽前小试红盐味，独向西窗剪烛昏。

静安诗草

山行 张燮璋

新春 王明明

咏梅 范欣衡

静安诗草

山行 张燮璋

新春 王明明

咏梅 范欣衡

静安诗草

山行 张燮璋

《红楼梦》第四十回里有这么一情节：贾母在大观园里宴请刘姥姥，剩下不少精致菜肴，丫鬟和婆子们都等着分一杯羹。贾母的丫鬟鸳鸯先挑了两碗给王熙凤的丫头平儿送去。见平儿已吃过午饭，鸳鸯便说：“他不吃了，喂你们的猫。”王熙凤是荣国府的实际掌权人，她房中的猫，地位也要高于普通奴婢，可以优先享受美味。

传说中，猫最早来自印度，释迦牟尼因为老鼠咬坏佛经而蓄猫捕鼠，后由玄奘带回中国。至南宋，已经培育出“雪狮子”这类珍奇的观猫种，亦有词牌名曰《雪狮子》。

到了明朝，爱猫的不仅有女子，连皇帝都是猫的狂热粉丝。刘廷玑《在园杂志》记载，明代内廷喜欢养猫，还给猫起了许多美丽的名字，纯白的叫“一块玉”，身黑肚白的叫“乌云罩雪”，黄尾白身的叫“金钩挂玉瓶”。明宣宗时期，猫食盆由上好的铜制成，属宣德铜器中的精品。这位皇帝还绘有《花下狸奴图》，画中的两只花猫憩息在大湖石和菊花旁，瞪着圆溜溜的眼睛，好奇地四下打量。

对猫最为痴迷的，当数嘉靖皇帝。《明史》和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均记载，西苑永寿宫一只狮子猫死了，嘉靖帝十分痛惜，用金棺葬在万寿山麓。著名的“青词宰相”袁炜擅长迎逢，他在谏文中将猫的死亡比作“化狮作龙”。嘉靖皇帝龙颜大悦，提拔、赏赐不绝。

明人王同轨《耳谈》写道，当时还有一只猫叫“霜眉”，“善伺上意”，最受宠爱，死后葬在万寿山南，墓碑上还刻有“虬龙冢”。

据明末宦官刘若愚《酌中志》所载，明朝宫中还有专门的“猫儿房”。母猫称“丫头”，公猫称“小厮”，阉割过的猫竟称“老爹”——就如《红楼梦》中冷子兴对贾敬、贾政的称谓一样。猫的“官职”还能累进升迁，被封为管事。如此奢侈荒诞，劳民伤财，甚至当年风靡一时的斗蟋蟀，令人咋舌。

无独有偶，雍正帝也有爱猫情结，他所钟爱的《深柳读书堂美人图·捻珠观猫》中，仕女端坐桌旁，轻轻拨动念珠，含笑看着窗前一大一小的两只白猫。小猫仰起头，撒娇般地“喵喵”叫着，大猫面容严肃，像在仔细倾听。画中灵慧的猫惹人注目，而温婉的美人倒成了陪衬。

康熙年间钮琇的《觚乘》称，清初才子尚书龚鼎孳宠姬、“秦淮八艳”之一的顾媚生爱猫，她的掌上明珠叫“乌员”（猫的别称，“明四家”之一的沈周爱猫亦名“乌员”）。猫积食而亡，顾媚生连日悲恸，不思饮食。为了抚慰爱妾，龚鼎孳用沉香棺木厚葬猫，还请12位女尼做了三天三夜的道场。

活泼可爱的猫咪，在那个时代，却会给襁褓中的婴儿带来灾难，也因此沦为妒妇害人工具。明朝初生的皇子公主，时常被猫的争斗、嚎叫惊吓出病，导致皇室血脉频频夭折。明代政局复杂、内廷不稳，国本之争寻常，难说后妃、宦官没有借猫杀人。就如《金瓶梅》中，潘金莲嫉妒李瓶儿生了儿子，养了一只雪狮子猫，用红绸裹鲜肉喂养。有一天，猫就抓伤了穿着红缎衫的婴儿，导致他惊怖而亡。

猫终究还是善类，因其乖巧、爱清洁，深受人们的喜爱，红楼闺阁也不例外。林黛玉雪天联诗所吟“锦囊暖亲猫”，写的是猫慵懒的娇态，吟诵时想必怀有单纯美好的情怀。但描写大家庭悲欢离合的《红楼梦》，自然少不了世俗黑暗的场景。比如在妻妾争斗的桥段里，好强的王熙凤嫉恨尤二姐，更恨尤二姐腹中的骨肉，得知平儿私下接济尤二姐，便斥责道：“人家养猫拿耗子，我的猫只倒咬鸡。”

此言看似直白，却大有来历，出自南宋的罗大经。先有苏轼《上神宗皇帝书》云：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意为劝宋神宗削减冗官，选拔有才干的人。后罗大经评论道：余谓不捕鼠犹可也，不捕鼠而捕鸡则甚矣。

王熙凤把微言大义的政论，用到宅院内斗上，真有些大材小用。更何况颇有将才的王熙凤竟劳心费力，做了不少坑害他人、损人不利己之事，实在让人惊心。

心田留与子孙耕

顾云卿



蝶恋花 (瓷画) 史丽婷

在四马路（现福州路）广西北路195号，有一家西餐馆，名为福来犹太咖喱鸡饭店。门面坐西朝东，整个餐厅在二楼，沿街从北到南一长条的中型餐馆。它的对面是有名的“新理查”西餐馆，北面四马路是鼎鼎大名的大西洋西餐厅，鹤立鸡群。四周餐馆林立，匹敌密布，福来成为不起眼的餐馆。它的斜对面是旧上海有名的妓院——会乐里，一到晚上，灯红酒绿，嫖客盈门，也没有给福来带来“鸿运”。

纷，五光十色，夺人眼目。你在老远就看到闪耀而变幻的灯光。进门是一座大楼梯直上二楼。二楼餐厅，富丽堂皇，上百桌的吃客，十分安静，只闻刀叉声和悠扬的音乐。里边是包厢，灯光暗淡，乐声欢快，多是一家或是情人入座，欢度人生幸福时刻。福来服务员都是俊男倩女，一色净洁白礼服，个个彬彬有礼。他（她）们托着菜盘，步子轻盈，娴熟地穿行在餐厅中。宾客有事招呼，一呼就到。他（她）们一口的国语和流利的外语，博得外宾称道。福来宾客多是犹太人和俄

罗斯人，有穿华贵的上等人物，也有普通的平民。但是福来服务员不分贵贱，一视同仁。楼下都有服务员拉门笑脸迎送。偶而也有发生不愉快的

福来犹太咖喱鸡饭店

李名洲

福来犹太咖喱鸡饭店

福来犹太咖喱鸡饭店

福来犹太咖喱鸡饭店

